

父爱蜿蜒

□佟雨航

我幼年时，家在偏远的大山沟里。家里一共有三个孩子，弟弟、我和哥哥，年龄分别是九岁、十岁、十一岁。因为村子里没有高年级的学校，所以小孩子读完小学三年级后，若想继续读书就需到山那边的镇里去上学。

从村子到镇上，要翻过五座山梁，行程八公里，用时三小时。山路又窄又陡，路上石头又多。为此，很多孩子念完小学三年级后，家长就不再让他们继续读书了。虽然父亲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，但他坚决让我们哥仨继续读书。

就这样，我们哥仨每天走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。有一次，弟弟上学途中踩在一块小石头上，崴了脚，脚脖子肿了。又一次，我在放学路上被一块石头绊了个大马趴，磕掉了两颗大门牙。还有一次，天下大雨，我们走在山路上，哥哥因为在边上护着我和弟弟，脚下一滑险些滚到山涧里。于是，我们三个一起向父亲提出不想再去镇上学校读书了。

“你们为什么都不想去学校读书了呢？”父亲和颜悦色地问我们。“上学的路实在太难走了！”我们向父亲述说了上学路上所遭遇的种种危险。父亲沉默片刻，抬起头说：“不读书怎么行？不读书的人将来是不会有出息的。孩子们，你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不能放弃读书！”然后，父亲又说：“你们放心吧，路难行的问题爸爸来替你们解决。”

自那天开始，父亲放下手里的活计，开始开山凿路。然而，以他一己之力，开山凿路又谈何容易。每天早上，父亲很早吃过早饭，然后带上铁锤、钢钎、铁锹、锯子、镐头、撬棍等工具，来到山上锯灌木、凿石头、铺石子。明明可以取直少修一段路，但父亲为了不砍伐哪怕一棵小树，宁可多付出一些辛苦、多绕上一段路。凿石头是最累人的，一锤子一锤子地凿，一天下来，父亲的胳膊都凿肿了，但他歇息一夜后，第二天

两张老照片

□杨明强

为陪9岁的外孙小贝暑假研学旅行，8月19日清晨，我和老伴及女儿、外孙一行4人坐上了从成都北上西安的高铁。一来陪外孙去八百里秦川感受十三朝古都的悠久历史，领略关中平原的大美河山，二来去西安见我91岁高龄的大姑，喜悦与期盼的心情自不待言。

我们先到酒店登记入住，随即到城南碑林区的西安博物院参观研学。该院集文物收藏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教育、园林休闲于一体，由博物馆、唐荐福寺遗址和小雁塔三部分组成。我们参观后，大开眼界深受启迪。

当晚，我们来到城北大表哥家。一进门，大姑她老人家一下子迎上来抱住我，说：“明儿全家好，我真高兴啊！”大姑精神矍铄，行走稳健，让我们深感欣慰。

相谈甚欢之际，大表嫂子音姐准备

了满桌美食招呼大家餐叙。晚餐后，小贝为感谢长辈的盛情款待，主动说：“我想为大家表演一个节目，要得不？”随后，小贝手舞足蹈，绘声绘色，赢得大家热烈的喝彩和掌声。

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，大姑开始催我们回酒店休息了。快走出客厅时，大姑突然拿出一个小纸包，说要给我一个惊喜。我迫不及待打开一看，竟然是两张我从未见过的老照片，看照片背面的文字说明才知：一张摄于1964年8月23日，我才满1岁，是父母和我的“全家福”；另一张摄于1978年3月，我14岁初中毕业前夕，是外婆、父母、我和妹妹、弟弟等人的合影。眼尖的小贝看到我1岁时的“小不点”模样，兴奋地说：“姥爷，你小时候好可爱啊！”

回到成都这几天，两张老照片总是在我的脑海萦绕。我拿出这两张老照片仔细端详，记忆的闸门再次打开——

儿时的半支冰棍

□杉杉

炎炎夏日，看着小卖铺里各式各样、花花绿绿的雪糕，我不由想起小时候的半支冰棍。

那是小学二年级的酷暑之日，校门口突然来了一位卖冰棍的叔叔。白色的泡沫箱放在自行车后座上，箱里用棉被包裹着透明的冰棍。我看着同学们拿着一支支冰棍从对面走来，清甜的冰棒汁在他们的唇齿间滑过，我的心也跟着痒了起来。奈何摸了摸口袋，我兜里除了一张糖纸啥也没有，那一刻我多么希望那糖纸能变成一张可以兑换清凉的人民币啊！

踌躇之余，我鼓起勇气走到了卖冰棍的叔叔跟前，问了一下冰棍价格。他说：“一毛一支”，看我迟疑的模样，又指了指自行车上的挂牌示意我，上面写着可以用鸡蛋或课外读物进行兑换。我倏忽间感受到了一丝希望和安慰。

中午放学，我回家翻箱倒柜，发现没有什么课外书可以兑换，那些好不容易四处搜罗来的小人书我是舍不得给他的，我不由叹了口气，望向了箩筐中的鸡蛋。妈妈不在家，于是我征得奶奶的同

意后，就带着一颗鸡蛋，一蹦一跳地奔向了学校。一路上，我都在想象着换到冰棍后那入口即化的快乐，仿佛酷热的风都是清凉的、甜蜜的。彼时，我早已忘却那柔软的小布包里还放着一颗鸡蛋，它和我的书本在包里一起“蹦跳”……

到了学校门口，我万分欢喜地想拿出鸡蛋换冰棍，可眼前的一幕让我傻眼了。片片白色蛋壳黏着刺眼的蛋黄糊了一书包，书本也沾上了不少蛋液。卖冰棍的叔叔关切地问：“小同学，你要换冰棍吗？”我说：“是的，可是……鸡蛋它碎了！”叔叔惋惜地摇了摇头，叮嘱我下次小心呵护珍贵的鸡蛋。

我难过得想掉眼泪，窘迫、失望、后悔各种情绪涌上来，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我站在触手可及的冰棍箱前眼眶微红，内心五味杂陈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……

就在此时，同学慧慧从我身后走来，她手里拿着一本《安徒生童话》。看到我的尴尬后，她拍着胸脯说：“放心吧，你的冰棍我包了！”我紧皱的眉头瞬间舒展开来。我们用那本故事书换了一根透亮的

忍着痛继续一锤子一锤子地凿。凿碎的小石子用于铺路面再适合不过了，父亲又一锹一锹地把碎石子铺在路面上压平。

一天、两天，十天、半月，一月、两月，半年、一年……山路弯弯曲曲地向山那边的镇子延伸着。就这样，父亲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栖，经过两年艰苦卓绝的劳动，终于把村子与镇子之间的山路修好了。山路不再那么曲折陡峭了，路面也不再坑坑洼洼了，在上面骑自行车也很平稳。山路修完的那天清晨，我们高高兴兴地走在父亲为我们修的山路上，一边走一边唱着歌，嘹亮高亢的歌声在山路上空飞扬飘荡。父亲看着我们兴高采烈渐行渐远的身影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八公里蜿蜒曲折的山路，洒下了父亲的辛勤汗水和殷殷父爱。我们在敬佩父亲的决心与毅力的同时，更为这浓浓的父爱而深深感动。

当年的父亲是何等英俊、青春，母亲是何等清丽、秀逸。记得父亲说过，他在营山中学读高中时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和校篮球队中锋；母亲读师范学校时也是喜爱音乐和舞蹈的文艺骨干。当年，父母都还在绿水区上工作，当地哪有什么照相馆，多半是专程前往营山县城拍摄的吧。

另一张应是在我母校青山完小的油菜花地前拍摄的。当时我已是14岁的中学生。画面中，既有健康的祖辈、盛年的父母，还有可爱的弟弟，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光呀！如今，照片上的9个人中，7人已相继离世，剩下的只有我和弟弟。睹物思人，我不禁潸然泪下。

跨越半个世纪，两张老照片仍保存完好，清晰可辨。这应该是当年父母从老家营山邮寄给远在西安工作的大姑的，大姑又精心保存至今，这才有了颇有意义的老照片的故事。

冰棍，慧慧接过冰棍后，麻利地撕开包装，掰下一半放在包装纸上，另一半递给了我：“来，这是你的那一半，咱俩有福同享，有冰棍同吃！”我小心地接过那半支冰棍，生怕这差点无缘的冰棍在交接中不慎落地。拿起冰棍，我松了口气，轻凑鼻前，微闭双眼，淡淡乳香、丝丝清凉浸润着我的神经，整个人都凉爽了许多。香香甜甜甘泉一样的糕液在舌尖流转，冰爽着我的味蕾，慧慧调皮地蘸了些冰水点在我额头，我们在嬉笑中与热浪共舞。

为了感激她的冰棍之情，放学后我主动帮她值日。我俩一个洒水、一个扫地，忙得热火朝天。同学们还很诧异，值日为何变成了我和她的组合，因为我和慧慧原本并不是特别熟络，现场的气氛却那么轻松和谐。我故作神秘地说：“因为我们是冰棍组合。”这段难忘的经历，让我俩成为了亲密的好友。

如今每到夏天，回忆起那半支冰棍，就觉得眼前的酷暑没有那么难耐，仿佛那半支冰棍有着神奇的魔力，能持久地带给我清爽！

生命中的一束光

□黄润

小时候，因为父母工作忙碌，我是由外公外婆带大的。直到如今，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外公温暖、慈爱的模样。

外公高高的个儿，很是清瘦。尤其那一双眯缝着的眼睛，看起来是那么慈祥。外公最爱穿挺括的卡其色中山装，脚穿一双“劳动鞋”。他挎着篮子，笑盈盈地朝我和表妹们走来——这是我记忆深处关于外公的模样。

外公会做一手好菜，最拿手的是清炖咸肉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若能吃上一顿肉，简直赛过活神仙。

外公先把腌制得不咸不淡的五花肉切成薄薄的一小块儿，这些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拥有“黄金比例”。一层皮、一层肥、一层瘦，再一层肥、一层瘦。真是多一层嫌肥，少一层嫌瘦。他切出来的肉扁扁的、方方的，大小均等，厚薄不差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外公把五花肉平摊在碗沿儿上，排列成一朵盛放的太阳花。碗底放少许水，再撒上几颗绿色葱花，趁着做饭，饭锅中支起蒸架，开蒸。饭煮熟，揭开锅盖时，诱人的香味一下子就钻进了我们的鼻孔。由蒸汽汇聚在碗底的肉汤，澄澈中飘着点点金灿灿的、油乎乎的小圆晕，汤汁不多不少，正好盖过了晶莹剔透的咸肉。

外公把菜端上桌，我和表妹迫不及待地用筷子夹起来送入口中。真是太美味了！一勺肉汤加几块咸肉，拌入一碗白米饭，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。外公在一旁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他很满足。

直到现在，每当我看见清炖咸肉这道菜，平日不喜油腻的我，总想多尝几口，反复回味一下外公做菜的味道，是爱，是暖，也是绵柔。

童年的夏夜，外公带着我们在场院纳凉。繁星满天，月色迷离，幽蓝的天幕下，一棵高大的香樟树像一只凤凰静静地伫立在围墙边，为我们送来阵阵凉风。外公摇动着大大的蒲扇，为我们驱赶蚊蝇。我们喜欢猜谜语，外公就大展“口艺”，给我们编出许多有趣的谜语。我们的答案总是离谱而又好笑，欢笑声回荡在院子的上空。夜色阑珊，所有人毫无睡意，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。

外公是个慈爱的老人，对于我们这帮淘气包，从没有责备过一句。外公一辈子没有和外婆吵过架，他去世很多年后，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外婆忘记了世界上所有的人、所有的事，包括她的儿女，却依然记得关于外公的一切。外婆时不时地会念叨：“老老头儿（外婆对外公的昵称）去邹巷打小麻将了。”

三年前，外婆带着无尽的思念与外公团聚了。如今，我已很少再回舅舅家。再归去，夕阳余晖中，一缕炊烟从翻建过的新房上空袅袅升起。我依稀看见外公端着那碗清炖咸肉，朝着我笑盈盈地走来……

时光匆匆，外公给予的温暖与慈爱，如生命中的一束光，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。